

岁月侵人不留痕



名/家/忆/往
系/列/丛/书

蒋子龙 / 著

汪兆骞 / 主编

往事追忆、岁月回眸

重要经历回顾、亲情友情记录

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对历史、文化的探究

蒋子龙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非虚构



名家回忆丛书

汪兆骞 主编
蒋子龙 著

岁月侵人不留痕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侵人不留痕 / 蒋子龙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12

(名家忆往系列丛书 / 汪兆骞主编)

ISBN 978-7-5205-0869-8

I. ①岁… II. ①蒋…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7728 号

责任编辑: 李晓薇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2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个人印记的精神图景

——关于散文的絮语之三

汪兆骞

记得壬辰年之春，曾应中国文史出版社之邀，为该社主编过一套“当代著名作家美文书系”散文丛书。所选皆与我熟稔的著名作家之散文名篇，每人一卷。经年老友多过花甲之年，正是“老去诗篇浑漫与”，其为文已到随心所欲之化境，锦心绣口，文采昭昭，自出杼机，成一家风骨。文合为时而著，本人性，状风物，衔华而佩实。我在总序中说：“这些大家的散文，是血肉之躯与多彩现实撞击出的火光；是人性与天理对晤出的大欢喜、哀凉与哲思；是直面人生，于世俗烟火中，发现芸芸众生灵魂绽放出人性光辉的花朵；是针砭世事，体察生活沉重，发出的诘问。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篇篇似兰斯馨，如松之盛，赠君以言，重于金玉，乐于琴瑟，暖于棉帛。”

该丛书面世之后，反响不俗，其中莫言、陈忠实两卷尚获重要文学奖项，可惜仅出版六卷，便草草收场。问题不

少，但其主要原因，是我已准备十多年的七卷本“关于民国大师们的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的撰写，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实在无力分心旁骛，只能抽身。

忽忽六年过去，早已在眉梢眼角爬上恁多暮气的我，已成白头老翁，所幸七卷本《民国清流》，在晨钟暮鼓、花开花落中，陆续顺利出版，且另一长卷《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群星闪耀时》，也即付梓。此时中国文史出版社再次请我主编“名家忆往系列丛书”，鉴于壬辰年所主编丛书，虎头蛇尾，一直心怀愧疚，便欣然从命。于是再邀文坛名家老友，奉献散文佳作。幸哉，老友鼎力相助，纷纷响应。惜哉，一贯为散文发展热情捧薪添火，“纵横正有凌云笔”的贤亮、忠实二君，已不幸驾鹤西行。“西忆故人不可见”，只能“江风吹梦到长安”了。

本人一生以职业编辑之身羁旅文学，在敬畏、精诚、庄严、隐忍中，为人作嫁衣裳，便有了与诸多作家和他们的文字相知对晤的机缘。哲人云“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徜徉于作家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文字里，读出他们灵魂中的人文关怀、文化担当和审美个性。如芙蓉出水，似错彩镂金，辨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劲，文里寄托着他们太多的人生思考，太浓的文化乡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体裁格局中，散文承载着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丰厚蕴涵，但综观当下散文创作，呈现一种浮躁焦虑状态，缺乏耐心解构，“过于正确与急切的叙事”

抒情，其面目无论多么喧嚣与璀璨，都不过是“现实的赝品”，致使一端根植在现实大地、一端舒展于精神天空的散文艺术，弥漫着文化废墟和精神荒原的气息。

编这套名家“忆往”散文丛书，所选皆是作家记住或想起保留在脑子里过往事物印象的文学书写。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往事俯仰百变，人生如梦，“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那雪泥上留下的爪痕，便是人生行旅的印迹。作家在回忆人生往事时，举凡小事大道，说的都是自己对过往的所思所悟，其间自有人生的哲学睿智、思想境界和灵魂风骨。他们在山河人群和过往的历史中寻找自己，确证自己的命运过程，从中可看出行于江湖的慷慨悲凉、缠绵悱恻的种种气象。他们是带着哲学思辨意味的作家学者的气质，赋予个人印记以精神脉络的，忆往便构成共和国历史生活图画的一部分。

文者，言乎志者也，散文之道，理性与感性、世俗与审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穿梭徘徊，胡适先生云：“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说真话，说新话，说惊世骇俗之话，说“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禅机妙语。另又想起壬戌年岁尾，去津门拜望孙犁先生，寒暄之后，知先生刚为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的《孙犁散文集》写完序，即向先生请教散文之道。先生笑而不语，遂将其序示我。其序简约，语言平实，只谈了三点“作文和做人的道理”。年代虽久远，先生关于好散文的标准，仍铭记于心，便是：要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要有真情，要写真相；文字要自

然，若反之，则为虚伪矫饰。先生之于文，可谓闷其中而肆其外。灵丹一粒，合要隽永。如何写好散文，胡适、孙犁两位大师以三言两语警策之言，已说得明明白白。但让人不解的是，总是有些论者，把散文创作说得神乎其神，看似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诸如异想天开，鼓吹什么体裁层面上移形换位的跨界写作便可商榷。

编此丛书，无意匡正散文创作的现状，只想向读者推荐货真价实的好散文。于是从他们的作品中，揽片羽于吉光，拾童蒙之香草，挑出“天籁自鸣天趣足，好文不过近人情”的既有人间烟火气，又“有真情”“写真相”的“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的美文，编辑整合，以飨读者。

诗书不多，才疏学浅，序中难免有谬误之论，方家哂之可也。对中国文史出版社和诸作家为构建书香社会捧薪添柴的精神，深表敬意。

戊戌年初秋于北京抱独斋

个人印记的精神图景

——关于散文的絮聒之三 汪兆骞 001

第一辑 世路悠悠

小龙也是龙 003

关于我这张脸 006

童年就是天堂 009

打和被打 015

童年和羊 019

1954年的除夕夜 023

河的经典 026

悠悠世路不见痕 031

记忆里的光 041

结婚就是为了“过日子” 045

我和儿子 049

女儿的琴声 052

儿子长大以后 071

家有升学女	077
享受高考	083
空啊，想啊！	090
家的快乐有时在房子外面	097
每逢佳节不思亲	102
五台山车祸	106
梦里乡关	111
喜丧	116

第二辑 人生感意气

梦游国庆节	135
怀念工厂	139
国家的投影	144
战友情论	148
颖影	151
慈祥的火	
——忆秦兆阳先生	161
国凯师兄	167
怀念杨干华	172
剑桥的节日	177
百年佳话	190
秦征轶事	195
美国的“中国作家之家”	200

不掩藏自己的疯狂

——追祭艾伦·金斯伯格 214

权威的随和 219

第三辑 得失在心

第一篇小说 225

寻找王家达 228

长篇是缘

——重印《人气》前言 232

面对收割 237

才胆由识而济

——论夏康达先生 241

中国当代产业文学散论 244

反省“大师事件” 249

1979年的虚构和现实 264

“乔厂长”是不请自来的 270

关于“帝国”的构想 275

甲子人传 282



第一辑

世
路
悠
悠

故乡是每一个人的伊甸园，给了你生命的源头，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

小龙也是龙

我名子龙，怎么可能属蛇呢？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什么差错，总觉得自己应该属龙。因为我自小就敬畏龙，此瑞兽是民族的图腾，上天行宫，足踏祥云，呼风唤雨，神秘莫测，被人们夸讲不尽，却不让任何人见到真面容。蛇则太具体了，而且凉森森，软乎乎，滑溜溜，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坐也卧，行也卧，立也卧，卧也卧”。隐伏潜行，不声不响，惯于偷袭，我无法容忍将自己跟这样一个爬虫联系起来。小时候只有在犯了错的时候才会用属相来安慰自己：我是属蛇的！

14岁之前我生活在农村，有年暑期下洼打草，有条大青蛇钻进了我的筐头子，不知不觉地把它背回了家，在向外掏草的时候它吱溜一下子钻了出来，着实吓了我一大跳。一气之下决定见蛇就打，当下便找出一根一米多长的8号盘条，将顶端砸扁，磨出尖刺，第二天就带着这武器下洼了。塌下腰还没有打上几把草，就碰见了一条花蛇，抡起盘条三下五除二将其打死。这下可不要紧，以后三步一条蛇，五步一条蛇，有大有小，花花绿绿，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蛇，几乎无法打草了。只觉得头皮发紧，毛发直立。它们不知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见人就逃，

而是呆呆地看着我不动弹，好像专门等着受死。我打到后来感到低头就是蛇，有时还两条三条地挤在一起，打不胜打，越打越怕，最后丢掉盘条背着空筐跑回家去了。我至今不解那是怎么一回事，平时下洼只是偶尔才能碰上一两条蛇，怎么一决定打蛇就仿佛全洼里的蛇都凑到我跟前来找死！自那以后我不敢再打蛇。说也怪，心里不想打蛇了，下洼就再也见不到那么多的蛇了。

1941年的蛇，披着熊熊火光，顶着隆隆轰炸，搅得天翻地覆。日本人像蛇一样偷袭了珍珠港，美国人宣布参战，全世界变成了大战场。我一生下来就被家人抱着逃难，今天听到信日本人到了东乡，村民们就向西跑。明天又听说日本人过了铁道，大家又掉头向东逃。由于我老是哭个不停，不仅搅得人心烦，还危及乡亲们安全，家人估计也养不活我，便狠狠心把我丢在了高粱地里。是大姐跑出了半里多地似乎还能听到我的哭声，就又跑回来把我抱上。于是今天就多了一个姓蒋的在谈本命年。

这一年里香港还出了一条蛇，也同样取名叫龙：李小龙。大概跟我怀着差不多的心态，羡慕龙，却不得不属蛇。其实龙蛇原本一体，龙的形象很有可能就是先民以蛇为基干，复合其他动物的某些特征幻化出来的。神话中的人类始祖伏羲、女娲夫妇，不就是人面蛇身之神吗？所以中国人把蛇年又称为小龙年。凡有人问我的属相，我连小字都去掉，就取一个龙字。

随着年龄的增大，属相不是越来越淡化，而是越来越强烈了，它就趴在你户口簿里和身份证上，时刻在提醒着你和组织部门。光你自己说属龙不行，龙年我想退休人家就不给办手续，

今年想不退也不行。拉来 12 种动物和地支相配本来是古人的一个玩笑，人和这些动物没有任何遗传或血缘上的关系。今天，属相却不是无关紧要的了——我一直口称属龙，却一辈子被蛇管着。

关于我这张脸

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曾问过我：“作家的脸都像你这样没有笑容，严肃得令人可畏吗？”

提出这问题的已经不止一个人了。当我不足 20 岁，还是海军制图学校学员的时候，有些上尉、中尉军官，尤其是女教员，对我都有点发怵。我的功课好，又是班主席，没有多少可指责的地方，但他们又不肯放过我这张不喜欢笑的脸，期末作鉴定的时候便给我写上：“自信趋于骄傲。”

这算很客气了。

我每到一地，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不好接近”“骄傲自满”“很可能是个杠头”。

这就是我的悲哀。都是由于这张脸造成的。

这张脸吓退了一些人，无声地拒绝了一些，丢失了一些，也招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非议甚至麻烦。但也得到一些，比如：清静。

其实，我自认为很谦虚，很厚道，很善良，也不是全无温柔。

因此，长时间以来，我对别人的“以脸取我”甚不以为然。相反我对自己的脸倒相当满意。这是父母给的，如果另外再换一

张脸，我肯定不要！它虽然不能说很漂亮，但也不丑，无非线条硬了一点，脂肪少了一点，却是一张名副其实的男人脸。

尽管在有些人看来这张脸有点冷涩，难读，不潇洒，不畅销，似乎能拒人于千里之外。或者还让人觉得活得累，活得苦，活得沉郁。甚至是“玩深沉”，“玩痛苦”。可我的心里并不缺少阳光。感受过痛苦，也感受过温暖。其喜欢快乐和得到的快乐，也不比一般人差。

因此，我觉得自己这张脸证明了我活得真实，活得自然，脸是自己的，并不是专为别人生的。

笑，更多的是一种技巧，笑是给别人看的，或是被别人逗笑。如果一个人经常独自发笑，那叫傻笑，或者精神有毛病。笑可以装出来，所以才有冷笑、奸笑、阴笑、假笑、苦笑、皮笑肉不笑。

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世界，并不以笑为主。相反人一生下来就哭，死的时候还要哭。中间这段哭哭笑笑，不哭不笑，以不哭不笑为主。笑可以装出来，哭是做不出来的，不动真情难以落泪。所以中国词典里不设“冷哭”“奸哭”“假哭”“皮哭肉不哭”这样的条目。也许有人说，生活里有假哭，比如农村的吊孝，光“哈哈”没有眼泪。那不叫哭，那叫“干号”，或者叫“哭唱”。

一个人的脸和心有不一致的时候，比如脸丑心不一定恶毒，脸美人不一定善良。也有一致的时候，当他不需要做表情给别人看，最真实自然的时候，脸就是“心灵的肖像”。

如此说来，我这张脸倒成了“初级阶段”的标准表情，也符合“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